

吳文恪公文集

六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十八

墓表

明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申文定公墓表

太師申文定先生生嘉靖乙未歲八月十有六日卒

萬曆甲寅歲七月十有九日享年八十計聞

上爲震悼輟朝卹典有加近世閣臣罕與儷明年厥孤某某以墓表來屬不肖何能以表先生哉謹于誌銘神道碑中撮其大者表之先生姓申諱時行字汝



公墓表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十一
默別號瑤泉及致政號休休居士晚號蘇庵主人曾
祖周祖東城公乾父古愚公士章皆以先生貴累贈
如其官曾祖妣 祖妣 妣王累贈一品夫人繼母
黃封一品太夫人先生生有異徵三齡患墨痘與狀
元朱玉峯公相類十歲能文甫弱冠補邑弟子員試
輒高等從游者屢滿戶外辛酉魁尚書壬戌大魁廷
試

皇上從第二拔之先是鄉試編號至先生卷忽有一
巨人從空而下種種異兆具狀元錄中六月授修撰

先生官翰苑九年及洊歷宮階陞禮部右侍兼侍讀
學士

穆廟實錄成加太子賓客轉吏部右侍凡七年分校
禮闈二典順天鄉試一都試天下材官一副會試主
考一修 兩廟實錄并 會典充副總裁三直 經
筵日講凡六載理清黃一先生當校士備極一時之
選後有登八座列三台尤其難者如戊辰一役殷文
通公欲魁其首卷先生請以三房第二卷當之則張
洪陽公也日講之役念

主上幼冲約以講讀寓規諫 會典之役凡所詳定
如會計典禮邊防河漕諸大事自丘文莊公而後再
見云值江陵奪情事起言官趙公用賢沈公思孝鄒
公元標吳公中行得不斃杖下先生之苦心保護惟
王文肅公共知之戊寅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旋
以三品滿考晉禮部尚書予廕滿二品考晉太子太
保又以生

皇太子覃恩晉少保廕中書會雲南獻俘

勅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廕尚寶丞一

品滿考加特進光祿大夫支正一品俸廕中書宴禮
部 累朝訓錄成晉太師一品滿三考晉太傅支伯
俸先生皆懇辭惟領宴禮部及廕尚寶丞并金幣祿
米之加云先生在閣十四年

召對 文華殿 煖閣五 毓德宮一從

上步禱郊壇一 躬祀山陵一 幸大峪山二主考

會試一 廷試總裁四其 累朝訓錄 經筵 日

講 制誥 玉牒皆先生總其事

召文華

上以宗室擅婚事詢先生舉例則子女不可請封特以例尚未頒衆且六百寬其罰

上以爲然

召煖閣一以商確董侍御子行疏一以嘉先生應詔

陳言疏一

上怒王顧二主事疏力爲救解一

上念災傷請蠲免賑濟一

上有股肱之託奏仰承 廟謨竭力擔任

召毓德宮則請恕廷評維于仁之戇直久之

天顏稍和因出見

皇太子

皇三子

天語諄復惟以長幼之定序爲

言從

步禱 詔撰勅責守令監司因自請策免從祀

山陵則恐撤外防之兵以生戎心請勿調且亟請回

鑿引伯益罔遊于佚以爲戒從

幸大峪始則嘉先

生相視之不謬

賜玉帶一圍且朱鞞蓋異數也後

則觀渾河因言黃河復應詔作歌以紀事時所爲保

護

聖躬諫止遊幸有古大臣風焉先生引君當道凡請郊廟朝講動以法

祖爲言

上御經筵以唐太宗多慚德詔停講貞觀要政先生請以資治通鑑大學衍義進值

上內操諫弗聽先生以危言動大璫若謂事在內廷外臣不得知官闈不及救語聞于

上乃罷請補輔臣如許文穆公王文肅公文端公皆先生親其事若東阿于公歸德沈公自余文敏公卒

後先生之疏請惓惓意蓋屬之矣請起廢臣無論當年保護者獲再起而超用卽後起而再什先生念其忠鯁出于天性其薦拔始終如一云力救言官如觸

天威冒重譴救復何辭乃若叢鏑交集于其躬先生不難以身當之凡所爲請宥請復甚有請同下鎮撫以明言官之無罪表章理學如王公守仁陳公獻章胡公居仁賴先生證以朱陸並祀遂令三公獲廁於薛文清公後且推及於滇撫李公材始以輕信

首功下詔獄先生救之甚力嗣後卒從改戍非無自也殄除大惡如疏劾徐爵下詔獄論死馮保安置于南京且密揭張鯨罪過

上令先生訓勅之更黥璫邢銳

上怒譴有惡在君側言官不言之旨南中疑及于先生論者踵至蓋風聞誤也先生絕不以介意軫恤民隱如普蠲賑減歲派招流移折漕糧減織造停磁器有難縷數若應 內宮之歲賞惟議挪金花額銀不令借辦于太倉光祿甦漕米浥損之轉換惟更易入

數于京通二倉以消軍士之洶洶非先生智不及此矣籌度邊事如雲南松藩海西臨洮其或撫或勦無不中其機宜唯是洮河之事有以言和罪先生者先生具疏纒纒數千言

上嘉先生之調度不差令後有妄言者罪無赦衆譁遂息先生自蒲州去後請休之疏不知其幾上乃猶支撐于紛囂之會良以 冊立大事首請于丙戌後定于庚寅計安宗社必了此而後慰奈言者各欲抒忠詎知

聖明獨斷不欲自下而定先是雖有

密旨於閣臣適先生休沐新安山陰兩公迫于外臣之言亦進密揭首先生名

上疑與小臣附和先生具揭以明惟恐大事之再稽乃其時

上聽新安之請去先生亦請去 詔馳驛暫歸蓋欲

洛陽之再入乎先生念君恩不可孤疏陳數事俱蒙嘉納先生去國三年而 出閣八年而 冊立因表賀而 遣官賜勅因稱謝而蔭孫中翰因

皇孫覃慶大耋進袞而咸膺存問閣臣之善終善始孰有如先生者哉然追思其時嘗戊巳之會先生不勝其跋胡疋尾之苦乃能以鼎足委蛇其間令正人君子不至于摧折當壬癸之交又欲破觚解網以紓衆憤之發皇俾嘖議與國是交伸及至庚辛之際如冊立一事令其日夜營心于宮闈宗社先生所遭之時勢不可謂不艱也然惟艱而後見先生之重望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若乃先生之孝行以繼母徵禮讓德施以里閭徵弼直之謨以綸屏奏草徵著作之

富以賜閒堂集徵經術之猷以尚書解徵古所稱不愧科名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先生之謂乎配吳氏累封一品夫人生男子二長用懋登癸未進士官太僕少卿次用嘉壬午舉人女子二男孫十三人女孫十三人曾孫三人曾女孫五人其婚娶姓氏並載碑陰夫先生年二十八而入仕三十載在朝又二十四載優游林下先生之福壽康寧無與爲比得非天壽平格以佑助我

皇上億萬年敬天之休乎某敬揭其要表之祿道俾

後之人過而景仰曰此爲三朝元老一德名臣萬曆間申文定先生之墓南之名亦附以不朽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暨配封一品夫人方氏墓表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丁未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公卒于官

上震悼綴朝賜賻諭祭十三壇 命太宰議贈贈太傅命宗伯議謚謚文懿命司空議葬遣刑部郎孫君

成憲護喪歸復給水衡錢遣工部主政王君三才庀
窀穸俱視舊典有加元配方氏贈一品夫人奉

特旨合葬公嗣尚寶君刑部君旣以碑銘屬之鴻裁
復以狀授余俾表其墓道之石余在詞林十餘年于
公無私謁自丁酉叨厠 官講獲從公後時挹雅度
領矩誨今思之猶然如昨其何敢以不文辭公諱志
臯字汝邁別號澱陽本宋清獻公之裔世家於衢遷
金華蘭谿則自十二世祖景文始代有顯者爲邑中
翹族公文賢賢父邑簿晨晨父年登成化乙未進士

由行人轉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凡三世並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之生也張夫人有日華
繞室之夢已而果穎敏超倫甫弱冠補邑弟子員大
司空雷公時方督學于浙以公輔期之舉嘉靖己酉
鄉薦登隆慶戊辰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修 兩朝實錄凡分校禮闈 冊封藩府教習內堂
展書經筵靡不兢兢惟恐已而陞侍讀會江陵柄政
公疏紀載自史臣職請罷政府總裁江陵銜之亡何
奪情事起諸劾者俱 廷杖遠謫公糾同志七人詣

江陵所責以綱常大義時公直起居注請以諸疏付史局不得竟以諸臣疏起語臚列纂中江陵怒益甚遂假星變考察出公副憲粵東復以辛巳京察再謫公公歸結廬靈洞山下自稱六虛主人蓋超然有志世之意會江陵敗南北交薦起公解州同知擢南太僕寺丞尋改南國子監司業旋轉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復轉左諭德修玉牒再校禮闈擢南國子監祭酒轉少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府事已而晉南京吏部侍郎公上保

聖躬疏語甚切至已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辛卯九月

上特旨簡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太倉王公山陰王公同輔政未幾太倉公省覲歸山陰公抗疏去新建張公召未至公獨參機密大書二銘以自警歸德沈公以公之相業在此誠知公也屬西平劉哮東救朝鮮適在公獨任之際西之役督臣且逮公薦巡撫葉公代其任又請賜劔梅監軍誅不用命者三軍爭奮遂擒二賊寧夏平東之役倭破王京朝鮮

羽書告急公遣將救援旋克平壤歸王子已而議封
議戰公惟督臣與樞臣是議取之

上裁迨倭奴反覆封事言者及公公不汲汲于自白
倭亦就平初太倉王公以應召再至會羣臣請
冊立愈急

上以中宮尚宜子姑並封三皇子以待公乘

皇上待嫡意請修交泰禮以祈高媒且云並封當優
異

皇長子以明定分越明年又請

元子出閣行

冊立冠婚禮厥後疾篤又請

冊立

東宮并罷權稅用言官簡輔臣數事時雖未卽獲命
乃出閣卽行于再疏之春 冊立卽繼于公歿之後
公之言

上固心違之矣公于門下士莊言正色不煦煦以爲
恩至寧夏獻俘

上御門召對公從容請赦魏督臣得末減曹侍御直
諫坐死當巳亥讞決公屢疏申救特爲停刑公之沈
涵雅適若無所事事至念邊備久弛請用重典以按

諸失事及鎮武大捷又引

祖制以止裂地之封公之文渾雅春容至 題奏則

慷慨婉動輒纏纏數千言讀之可爲流涕公無傷物

無昵情實未嘗借 朝廷之公爲己之私惠私勢公

嘗語人曰無心立心無事行事無權處權乃聖賢作

用公真克踐其言己公自壬辰以前事權在己方進

期成功乙未以後門戶漸分公愔然有去志更值

兩宮三殿相繼災皆引漢策勉故事以自劾

主上眷留彌篤遇請乞輒

特旨慰公公或間爲一出亦唯是調停東事迫于特
召又二輔或去國或在告不得不勉赴

上命然而旋亦堅臥

上賜金幣酒米 遣御醫診視及鴻臚中使宣諭常

再四計公乞身疏且百上卒始終恩眷訃以京邸

聞蓋亦人臣之希覲也公以寧夏功晉太子太保廕

一子入監以甘肅功加少保改吏部尚書晉武英殿

大學士以延綏功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

士廕一子尚寶司丞俱 賜銀幣最後甘肅日本府

江雲南歷敘公功特晉中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並支二俸各廕一子 賜銀幣公五疏懇辭不得已
勉承雲南廕公以丙申一考賜宴禮部廕一子尚寶
司丞及六年九年秩滿皆不敢

上聞其不以寵利居成功如此卒之先夕有大星隕
西南殆與日華之兆相應云公配方氏贈一品夫人
所爲經以孝敬緯以勤儉壺以閨德卽錡釜葛繆無
多讓生子四長鳳梧尚寶司丞次鳳翀刑部陝西司
郎中次鳳威兩淮運副皆夫人出次鳳閣側室沈出

女四孫男十九人曾孫十人玄孫 人詳狀誌中不
具載嗚呼公往矣乃 元孫覃恩

皇上又加公特進光祿大夫加贈方氏仍一品夫人
何注眷若斯之渥也意公之結知于上爲最深而
上之言念舊德有不能一日忘情于公歟南嘗括公
之大概內忘機械外不設夫町畦久要信盟終可合
乎符券故其事業總之以惇大佐精明以朴誠消疑
息以鎮靜息喧厯其所爲調燮類可知已國體事機
各調於適有以也若乃夙夜在公寅恭相協當年之

視星贈佩方夫人之內助豈淺哉大雅翩翩方與未
艾益信明德之後多達人已謹題之貞石曰此明萬
曆間柱國名臣趙文懿公暨配一品夫人方氏之墓
俾後之子子孫孫繩螿勿替則亦惟今日邦有榮懷
之貽慶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嶽峯蕭公暨配
封一品夫人劉氏墓表

余濫第之歲公官少司馬獲以梓枌後進謁邸第已
而出鎮及 內召領誨尤深今受事 綸扉 卹典

始下會先後禮臣俱以請告去至是始得覆厥嗣工
部君某以墓表來屬誼難以不文辭公諱大亨字夏
卿別號嶽峯世爲江西吉水人自曾祖考以下皆以
公貴累贈如公官配皆一品夫人公父乾篤行士也
少有四方志及北遊慕齊魯風僑寓濟寧感嶽神降
室而生公復遷泰安州居嶽祠下公生有異質目光
如電聲若洪鐘其凝重邁常見年十五贈君卽世公
哀毀骨立喪葬皆如禮巳酉補州弟子員辛酉登賢
書壬戌成進士令榆次有德政民立生祠祀之乙丑

陞戶部主事監浙兌悉屏去浮費最先計部晉郎中
理延寧餉總督王襄毅公與籌邊事雅重之已而轉
河南僉事復以邊才調隴右時宣大虜初欵約束未
一公至鎮壹意修備示無藉顓欵意虜奉約惟謹以
卓異加四品服俸尋陞叅政守大同甫半歲廣儲蓄
修器械甃州縣城四築邊堡城六屬太夫人病乞終
養獲襄大事公倚墓支床幾滅性乙亥補神木兵備
城高宗堡墩臺虜不敢踰河而牧晉山西副使駐苛
嵐公內綏外撫大得夷夏之和敘功加叅政庚辰晉

右僉都御史撫寧夏至則濬漢唐來諸渠以修屯政
修靈州花馬玉泉諸城減黃酋火酋市賞省帑金巨
萬計更調宣府宣府當款市咽喉諸徵發雜運賴公
口折豪酋多裁抑虜亦服公之威信無敢譁充善用
人拔偏將廉勇諳邊事者置之諸路布以腹心令其
嚴扞概通間諜以虜之情形密報或我得以預知而
遙制時哈不慎之闌入制馬五大之桀驚其或罰或
折皆不勞而定壬午加副都御史兵部侍郎丁亥協
理京營尋佐部已丑護 潞藩之國時河北旱饑公

戒飭中外惟恐若不知有 藩封之蒞事竣報命
上大悅晉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總督宣大軍務公
至鎮諸將皆故部曲洽公威信虜亦效款彌恭庚寅
東西虜聚套外言者爭談出塞事至勤

上遣大臣經畧公曰蹠林常會耳安得遽以爲狡謀
而試九邊于一擲耶已而虜竟各歸巢無他意壬辰
寧夏卒變戕撫臣勾虜內訌公檄寧武以西嚴備爲
聲援且計糜大虜令毋動賊啗虜金錢盡且自敝已
而虜敗賀蘭山下徙幕而去寧夏平史車二屬夷頗

覺生心公念哮酋事恐釀亂悉計處無他五臺礦盜
指揮而定在鎮十年 朝廷倚公如長城晉兵部尚
書兼太子太保 賜璽書旌賚乙未召拜刑部尚書
平允當

上意丙申大內災

上欲坐災由于忤旨中官數人予死公執奏不可竟
得釋會倭奴再入朝鮮大司馬石公計以封貢緩師
已而東師失利南原不守

上震怒戮一偏將軍欲論石公如庚戌丁司馬法公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十八
三
曰石某

先帝直臣且靈武平壤之功可議

上怒鑄公官秩公卒不奉 詔石尚書竟賴以保其
首領久之兼署兵部會倭酋關白死時有以飛語撼
當事者經畧邢公具疏乞休且決策于公公計倭勢
解可震而走且糧盡可扼而殲邢公一如其言俘斬
以萬計

上以論功特 詔復公秩與錦衣世廕尋復署刑部
會癸卯妖書出

上怒甚大索主者疑漸及于縉紳公寢食不寧與御
史大夫溫公廷尉鄭公協力調解祇以蜚語及遊僧
挾左道者一二以寬

上意事乃釋厥後南北大捷以十數公皆力辭功賞
特以九年考始受少傅兼太子太傅之命屢疏請老
至戊申仲冬五十七懇矣

上屢溫旨勉留至是念公年登八十不忍以政勞優
詔褒美 賜馳驛歸公歸田由由于于與鄉里故老
言辭色笑宛然如平時不減洛社香山適也歸四年

而劉夫人卒夫人陽丘人父崇熙善星命知女貴如公貴遂以歸公夫人淑慎溫惠事尊章最孝亡論養生送死無闕禮而其肫誠懇切若天性然姑年八十不任行步夫人昕夕隨待不忍別姑以從官及病則焚香露禱願以身代督家勤儉先是太傅公未第時勤婦工以佐急猶曰捆職之常及官極品猶若貧時課子則愛而知勞御下則嚴而有恩尤其難也初夫人止一子未孫夫人廣擇良姬以副室已而果生三子二女皆撫之如已出計太傅公官垂五十年夫人

從官僅七載其所爲無煩內顧而得以忠勤王事皆夫人以也若乃好施予佐橋梁之修棺漂溺之骸則又其行德餘事歷封一品夫人歲辛亥以微疾終先膺卹典待共域于玄扃太傅公生嘉靖壬辰三月初一日卒萬曆壬子正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夫人生嘉靖壬辰七月初七日卒萬曆辛亥八月十七日享年八十夫配德偕老而又吉祥善事種種畢集狀所稱太傅公觀化之先期有鶴降于其庭又稱夫人生平無廉纖之患其徵應良不偶然已生子二

長和中卽工部君娶高氏繼娶司氏劉夫人出次協
中官生娶邢氏繼娶馬氏側室莊出女二一適史氏
夫人出一聘喬氏側室李出孫男一官生曾孫一甥
孫二詳載誌銘神道碑中余觀公丰神峻邁壑聳霄
凌乃其中坦夷如蕩平之周道識慮深長犀燃燭照
乃其外恂恂毫無采色之揚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至
于不可奪處則如中流之砥柱遊戲翰墨非其所好
乃所著文章類鈔養老奇書九邊要覽及內外奏議
舉皆理身經世之至論卓乎不可尚已矧劉夫人賢
多內助卽其廣姬媵一事足以通天地施孫子宜蕭
氏之奕奕繩繩彌昌彌熾也余故合而表之以見忠
貞之臣慶于邦必慶于後徽懿之德全其受永全其
歸庶令過而慕聞而思者咸有所風焉

明總督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景默曾公墓表

今上三十一年夏四月丙申總督河道工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公卒于官

上輟朝憫悼嗣子伏闕請卹典

上念公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卹宜厚于是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官其子泰元蓋異數也泰元旣以狀誌徼惠鴻裁復于余徵表余表其大者公本東魯宗聖公之裔其先世避亂豫章至宋有延鐸公者始籍南豐用以開文定文昭兩公後衍派于臨建炎間繇後湖田徙西田里則自文昭後元紹公始代顯詩書爲臨邑著姓歷傳至默齋公簡簡三世而生公公始生應巨星徵夢魁梧穎敏與凡兒迥異讀書過目成誦文不煩思索數千言立就年十六首補郡庠

弟子員學使者青崖胡公敬所王公邑侯林公少府蔡公咸以公輔爲公期嘉靖戊午舉于鄉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以勅祭韓藩不受餽遺著會選臺諫公座主高冲玄公主銓事公避不就謁冲玄公亦成公之高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旋改禮部儀制郎值

今上大婚例以勞恩陟卿秩會時相欲有所私且其子中式迎宴無加禮出守廬州縉紳爲之不平公不少動幾微後乃以卓異調守松江通丁內外艱再補

廬州金華別歷三郡凡褫躬綏昨始終一轍已而歷
陞湖廣憲副陝西太叅淮揚憲長浙江方伯諸所爲
澄清保釐籍甚試舉一二如湖南之役公拮据荒政
所全活不啻數千萬人隴右之役公念漢水爲災乃
修堤護城西曰龍窩東曰惠河復伐石甃長春舊堤
以濟二堤之不及民始免昏墊患秦州之役以北臘
礦竭業已奏塞盜俠至數百屯結其間公廉其首惡
重懲之仍戒匿逋逃者罪無赦礦寇頓息州城南歲
圯于水公濬藉河掘女兒溝令東南分注秦城自是

無水患甲午虜入寇公單車趨安惠境上調集兵餉
虜憚戒嚴不敢入侍御方公元彥首公邊功

上嘉賞賜金增俸浙之役大清夙弊如馬價協濟無
稽發 上貢諸物無敢如曩時以攬造蒙譴會入覲
上最公治行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公甫
受事疏 潞藩微行叅其輔導不職者置之罰蒙

勅戒乃止播酋猖獗咨調兵馬相應援公密檄河北
營兵毛兵分隸良將躬校閱犒賞諭以大義師行又
裹糧九萬轉餉之于是積年之凶逞頓平戊戌秋妖

人聚衆千餘戒期舉事陳汴間岌岌于蜚語公屹然不動第移檄授方畧不踰月獲渠魁位世臣劉陽等斬之採權使橫行海內時中州道殣相望又迫于上供公殫心調停視其不重困者定爲規令有司催督中涓轉輸之迄今稱便他如條奏爲窮民請命慨切婉慟纏纏數千言讀之可涕也三年報最賜誥命贈祖考如其官辛丑河伯爲祟決蒙塙勢若滔天大爲

祖陵運道患總河臣劉李二公相繼歿

上亟詔公卿大臣擇才望夙著者以代僉謂莫宜公乃晉公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往督其事時則全河南徙又物力匱乏無可藉靡不相顧錯愕公毅然肩之先計權宜築汴堤以護陵建石閘以通運已乃議復故河得請卽移駐曹縣日與夫役三十萬人相勤苦工費浩繁公左支右吾以應懲往昔佐職弊專以州邑正領之逮功漸就緒公沿河相度一月三易其處會疫氣盛行公蒿目禱于神又役書笏午必一一而揆裁之自冬徂春公心力俱殫矣

四月朔感寒疾調治粗愈仍欲應放水吉期請河上公嘗謂不死于官必死于水至是力疾坐輿中家人弗能止未及一程公疾甚自昏沉中猶以依期放水示及聞水抵徐州滔滔東住公舉手指胸曰吾此心庶不負 朝廷矣言畢奄然長逝無一語及私公容止端莊竟日絕無倚仄態與人則光霽滿懷器度汪洋了無介于胸中遇大事雖死生利害不爲動獨居無愧衾影至于人則樂道其善耻談其過歷官三十餘年冰操如一施惠嘗出其世積之餘戊辰歲大歉

賴公施穀全活不下數千人官至列卿無論禮悉宗婣卽下逮鄉人亦忘其貴且嚴戒依憑閭閻見德余嘗遡公家世勤明德曾祖默齋公受業吳康齋先生之門潛德未耀祖石岡公昂丞邵陽祀名宦伯元山公佩山東道監察御史著直聲父希山公仕抱壯志與伯氏同數竒日惟以課子爲務乃公能紹衍家學非獨以身顯諸弟彬彬得雋比部君方未艾也公所爲淵源遠矣迨其居官自大行至八座唯以名節範躬以恩澤惠民以忠盡報 國詢可稱三不負已公

嘗誦武侯鞠躬盡瘁之語慨然有感于河之役而國爾忘身公所爲自許不虛乎公諱如春字仁祥別號景默生平詳具誌狀中謹述其槩表之貞珉曰此萬曆間總河名臣景默曾公之墓俾過公之墓而式者知公在鄉鄉重在 國國重高山之仰止勿替云

明嘉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華石劉公墓表

總河劉公曩在都下時屬南北互釁獨余爲公所深信庚戌憂歸會公于濟上且弔我先大夫尚未有以報也及叨 簡命之明年公東山適矣又明年入閣

受事厥孤胤華誥

闕下請 卹典

皇上軫念詔禮官如例行亡何以墓表來屬余習公有素其何能以不文辭公諱士忠字純卿別號華石世爲華州人高祖福有隱德福生璉齊名大司成王槐野公數奇以歲薦叅遼左軍事璉生道立是爲公父年十二補郡弟子員甫四十以中丞公登第卽謝廩侍養例授教諭累膺封贈如公官配李氏恭人生子三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稍就傳輒能作驚人語

參軍公念此子將有昌于吾世年十四補州弟子員
先是教諭公以其年少且少需已而重違參軍命乃
許試果爲州守所賞嘆從教諭公讀書豐塔寺中一
日讀漢史至廢昌邑王問曰當元平間天久陰雨恒
事耳夏侯勝何以卽知有下謀上者教諭公示以君
子占事必觀天道察人情更參之時勢以料成敗無
一爽者此時霍光秉政昌邑淫恣事雖未形幾已先
動故勝及之公得是說而存之遂日討論先秦兩漢
左國諸史不少輟隆慶丁卯舉于鄉旋丁內艱甲戌

登進士授真定府推官凡彰瘴興革絕不爲嚴刻之
行乃丰裁凜然如馮瑄依憑城社當事者爲建坊干
里公堅不署名而正直忠厚廉平明允之譽駸駸然
起矣三載報政以治行最畿輔庚辰召拜江西道監
察御史按三晉摘發諸豪宗會清丈事起有欲復黃
冊舊額計賦四十餘萬公持議祇以見在實徵晉人
至今德之會有不便于時移疾歸里已而復起按河
南黃河之費酌省水衡錢不下數千兩禁豪宗不法
民獲以安乃含恨走愬闕下賴

皇上嚴旨切責得不害計臣益賦河南至二百有奇
公力疏祈免

上覽奏且傳 諭閣臣着各有司亟請去妨民之政
以回天意遂民生已而公復應詔陳言五害一重折
二盜賊三惰農四慢令五宗室纒纒數千言其憂國
愛民之誠事事切要言言確實皆廷臣所不能言不
敢言者時皆下所司條議詔報可獨召對內批二事
上采其言而默用之惟豪宗大不便于公疏攢謀中
禍會有光山縣人曹國隆之耕牛夜產一獸如麟狀

雷電交作大雨如墨次日隨斃宗室勤儉遂以爲祥
瑞不報畫圖入進

上遣緹騎密取公以爲麟不恒有于天下卽有之亦
未能識况其物已斃安得謂祥使回

上大怒卽傳 旨督進枯皮公復疏唐虞之世史所
載只云麒麟遊郊藪未嘗取而觀之也且引

成祖文皇帝

宣宗章皇帝不以騶虞爲瑞堅不肯以枯皮進
上愈怒索愈急公知

上必欲一見其形乃封固麟皮上之更疏祈

皇上深維罷獻瑞之旨存無暇逸之心

上意稍釋旋請覲省歸教諭公督出甚力公重違親

命至中途復引疾歸侍養甫踰年贈君與繼母恭人

相繼卒公哀泣孺慕如喪李恭人時服闋復除原職

按順天畿輔多勳戚中貴夙稱不可問 命下日舉

皆相戒以避劉使君終公之任無敢有扞罔而觸禁

者會當歲察公掌河南道與憲長銓曹矢公矢慎咸

以邦之司直歸之屬倭奴侵朝鮮聲勢猖獗當事者

調保定真定河間兵馬防海岸駐天津會夏月大暑

雨兵乏食抄掠且古居民房公疏言天津一帶蒸莽

斥鹵本非屯軍之所兼人烟湊集數口之家僅聚斗

室何有閒曠可居二萬三千餘人也且倭奴越海相

侵物力罷甚其能踰高麗而爭衡于中國乎計二萬

三千餘衆日費行糧四百六十金按籍而數老弱居

半何不于此中挑選五千人俾與南兵六百人合爲

一營教習水戰又安插于近海村落始可容其餘則

散歸各處不則且先倭而自敝 詔如議軍民賴之

甲午陞順天府丞提調學較公所儁皆極一時之選
會新建張公在事太宰孫公疏其不可狀屬有構者
謂疏出呂公心吾李公克庵與公之手而南北水火
之形成矣時 三殿災公以火災疊見自陳失職有
四罪乞賜罷且請

皇上所當亟舉者如 郊廟 朝講

皇太子冊立冠婚及補缺員起廢臣行考選下章奏
減織造寬採運釋罪錮蠲逋負所宜亟罷者如開礦
治遣稅使真誠懇切發爲讜論讀之可涕也疏上不

報歲丁酉大北畿闡例當府丞提調當事者欲以罔
貳代公五疏懇歸冢宰蔡見麓公送公于春明門外
甚爲公腕忤時抱不平者掌科劉公爲楫有正論不
容之疏劉公道亨有頓廢常規之疏而公之聲名益
重矣家居十四年中外景仰庚戌三月

皇上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起公于田間俾總理
河道提督軍務時東土荒旱赤地千里公上疏捐俸
以賑諸司仰體公意悉皆設處以活民糧艘過洪往
往苦漂沒公酌定半年由迦半年由黃軍卒賴之兼

管漕撫擒真倭二十名

欽賞銀三十兩紵絲四表裏紀錄于銓部公料理河防 陵寢亡恙糧運不滯卽有小決只取足於歲修不動大衆請 內帑省 國家金錢數百萬其所塞狼矢諸口可證也他如建閘座置驛遊則又其餘者耳居濟數載絕無擾于其民士民德之相與建生祠于蓮亭外壬子三山口決公僅携一二隸張一蓋烈日中時大浸稽天傍晚始得一飯爲暑濕所中從此肌體漸憊迺進冢嗣而前曰本意出山欲報恩

君父不意垂暮之年幾葬魚腹遂決意歸田更軫念皇陵運道關係最重少間又復躬親視事自是濕蒸愈甚瘡痍大作體益癯然控疏堅請

皇上知其不可強留 詔陞南京大理寺卿暫歸調理以示嚮用意乃抵家甫六月溘然仙逝已何天不憇遺我公以福我邦家抑公之厭世不靳王于樊中乎公秉性弘毅精敏生平無濃郁之好無事則匡坐斗室喜讀漢史與春秋列傳等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以故神完力厚能堪劇凡上封事必丙夜篝燈以竟

而後敢卽安訊鞫則案無留牘裁荅則門無候使持
介節毫無妍阿態遇大事利害不避待屬吏不少假
借至講求地方利病輒和顏以聽令人人各抒其所
懷務敦大體無苛責下吏小有過每明語之使改自
閑以禮雖燕居未嘗苟言笑雖盛暑不裸裎諸子孫
非肅衣冠不敢見臧獲輩不敢衣縑不敢與里中人
相齒平生不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丙戌關輔
大饑公捐金百鎰粟三千石以佐賑郡人賴全活者
不可以數計華郡賦規止解本色供 秦藩祿米後

奸胥納咸寧厚賄改納韓府每石折銀一兩有奇民
重困公亟請于當道移補秦之金以解韓復還我本
色郡人建祠以祀用章永感云公生嘉靖丁未二月
二十一日卒萬曆甲寅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八
配母氏封恭人生子四人長胤岐次胤華俱庠生次
胤恒胤豸女四孫男八孫女五其婚娶姓氏並載碑
陰夫公之瑰望碩德休烈膚公非片石所可罄猶記
公共事大臣曾追敘公于

皇上謂公誠心體國畢力匡時疏築惟求永賴經營

動出萬全 龍城鞏保障以無虞漕艘藉瀚排而利
涉此可以覘公之梗槩矣計他日天祿老人燃藜續
傳必將以公列于萬曆名臣傳中今茲表墓豈徒高
山仰止乎且令後之人爲公大書特書不一書其必
以余之言爲徵信

明山東叅議華巖劉公墓表

余爲童子時慕華巖劉公高誼俟青衿方謁也及余
游巖序而公已謝世及余濫第而公之墓木拱矣往
謁華蓋道經公墓低回久之屬嗣子二南公以墓表

來請余謹撮其大者表之公名寯字振道別號華巖
其先沛人由沛徙河南官撫州路因亂家盱江則自
十一世祖長卿始由盱江徙崇邑西里巴陵坊則自
長卿幼子季明始由巴陵坊徙本里湯楓橋則自時
望始時望生直庵公璲由歲薦入太學判湖州璲生
素軒公崇由歲薦歷任棗陽教諭二公所至有賢聲
素軒公受室楊氏生子四伯子禮科給事中諱宸叔
子福建僉事諱案季子以兄貴拜散官諱宴公其仲
子也公方髫能讀父書矢口輒成對素軒公異之遣

就外傳授毛詩補博士弟子員孳孳務實行慕先進
風名日著不踰年素軒公厭世公哀毀骨立後恐重
爲楊太夫人憂乃強就蔬食已而釋服會歲考首選
例當補廩時有先輩欲得其缺者同事皆不可公曰
少年人尚可爲也奈何爭一時之捷阻他人仕進路
乎竟讓之是年果與兄孟齋公竄同領鄉薦甲戌登
進士第拜令祁門時程氏有辟獄已成公力請諸兩
院雪其冤有強奪養馬之驢者致成顛疾公不畏強
禦追還之疾遂愈儒學久乏科第坐民房參差殿廡

傾圮公捐俸改葺之是歲果得人爲盛邑有解外
需民苦派公白諸當道緩其徵流寇接境公委官領
義兵遏之賊間道趨近壤公率民兵扼要害擒渠魁
數十餘黨遁去聲聞于

上會婺源令缺更公署事祁民涕泣遮道爭留之迄
今去思碑垂于兩邑宛然甘棠之思焉及在刑曹獄
多平反時欽天監天文生貧有富人夤奪其業公與
郎中賀公緝執法斷之卽大宗伯不能撓也兩部各
上疏下三法司議卒如公擬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十八
武宗南狩修撰舒公芬兵部郎黃公鞏陸公震吏部
考功郎夏公良勝禮部儀制郎萬公潮太常博士陳
公九川等上書尼駕

上怒甚發跪午門下錦衣衛杖時酷暑公裹餽以食
譴者或止之公曰

主上聖明臣子忠蓋愛君之士豈忍使

主上有殺諫臣名乎吾爲此舉吾自甘之 國朝議

明倫大典如聚訟公便便唯謹執政亦不能破其論
造分守遼東時千戶哈英罹不平罪公知其冤竟活

之由此忤世謝事百姓詣察院擊門保留劉青天不
及公脫然林泉日與昆弟色養楊太孺人逾十年太
孺人卒公哭痛如孺子至暮年每一語及父母輒潛
然涕泗孟齋公先世未葬公亟命諸子塋以祖地曹
京公甥也公視之猶子以厚產給之鄧蘭亦公甥也
嘉靖辛酉被流寇虜至臨江寇敗并械繫洪都寇誣
之公不遠數百里星夜奔訴院道始得脫因力請撫
按建兩城兩河今皆安堵關無警柝焉黌宮久圯公
倡首出疏捐貲助修民苦虛糧公則以清冊易于均

田力陳于主版者一洗宿弊且篤志好修動必稽古
嘗與大司成東廓鄒公守益大司馬雙江聶公豹宗
伯郎明水陳公九川論學于華蓋精舍多所發明而
四方來學者益衆其弘才博學往往于紀事宜志無
慮數萬言今有一班集剩語行于世大疇萬公浩序
其發前人之未發諒矣自歸田之日享太平世四十
年丙午仲冬廿九日朔風西來公乃易篲徧呼子侄
前而訓之曰無妄爲循禮法勤問學續書香庶不失
爲劉氏後誦于忠愍長笑一聲之詩目乃瞑享年八

十有三公受室李氏封恭人生子一諱二南由太學
生授燕山衛叅軍娶侯氏封孺人孫男政邑庠生娶
謝氏孫女二一適臨邑工部營繕郎吳會川公子應
鯨一適崇安縣知縣陳承吾公子王慶曾孫應霖邑
庠生娶彭氏生子二女一應雷娶黃氏生子女各一
吳子曰夫劉氏以詩禮開家故多賢乃公兄弟濟美
能以正道自持在官官重在鄉鄉重誠古之遺也古
人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今公已身之矣而子孫奕
奕益光厥緒劉氏殆百世其昌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公之謂也睹典刑之在望尚永徵于吾辭

吳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十八終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九

行狀

明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范文恪公行狀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丙戌禮部尚書范公卒于官

上輟朝哀悼命太宰議贈贈太子少保宗伯議祭祭
二壇司空議葬令有司舉行翰林臣議謚謚文恪于
是遣少宗伯劉公 諭祭于京邸遣儀部郎彭君護
喪歸祠祭郎張君董葬事公子茂桂等述其生平將

吳文公集卷之十九
徽惠鴻裁光昭令德屬余爲狀余粉榆未進夙荷公
惠顧誨言在耳其何敢以不文辭公諱謙字汝益別
號含虛本唐相履冰之裔世家錢塘元和中避亂徙
豫章豐城自祖平公始宋開禧間繇豐里查村徙城
西自德入居士始歷三世再徙今之孝弟坊僊音巷
自重珍公始重珍生文瑞仕至提舉文瑞生仁卿仁
卿生執中執中生仲溪仲溪生謨舉宣德乙卯順天
鄉試官國子監學錄謨生儼儼生約約生靜安公楚
蓋是爲公祖累封刑部員外郎配陳氏封宜人楚蓋

生公父諱慶號存所領嘉靖甲午鄉薦乙未進士由
刑部郎守姑蘇遷雲南憲副配涂氏累贈恭人繼娶
蔣氏封宜人公爲蔣氏出憲副公與封翁皆以公貴
贈禮部尚書陳太宜人皆累贈夫人蔣母娠公憲副
公有大星光徹寢室之夢覺而公生公生而穎敏弱
不好弄能得大父母懽心暨就外傳試屬對應如桴
鼓憲副公心竒之已而從官邸舍憲副公以勘
藩獄適于晉封翁計至公朝夕哀痛哭奠宛如成人
已又從官姑蘇歸而代養夕于大母而朝于學也益

精學問探理奧嘗讀太極圖說喟然嘆曰此彙括一部中庸津津覺有會心處更究心當世之務廣搜剔羣籍鏡千古理亂所繇試輒冠多士領乙卯鄉薦卒業南雍大司成新昌潘公新城王公靡不嘉賞亡何憲副公訃至公匍匐以歸執禮悲慕如孺子念陳太夫人年已耄懼重傷厥心背則哀號而復爲慰藉令太夫人若忘憲副公之違其側癸亥陳太夫人及蔣夫人相繼歿公兩承大喪幾于立稿猶踐荆棘蒙霜雪以襄窀穸事隆慶戊辰登進士高第改翰林庶吉

士受知高文端公趙文肅公殷文莊公深加識拔以公輔期之庚午授簡討先後修

肅皇帝

莊皇帝兩朝實錄書時事無諱復纂修大明會典

考核惟詳凡書上俱賜金幣數載詞林英聲赫著

會江陵柄政同鄉傅劉兩侍御疏其辜狀下之獄公從獄中問勞江陵恚甚遂家食數載竟以辛巳內察出公福建左叅議分守漳南是時公在詞林十四年矣衆皆驚訝公欣然就任諸所爲謹汎防嚴斥堠理

田賦卽素矚於吏事者無或過之癸未轉副使視山東學政山東齊魯故區文學其天性公以暇日進諸生析疑義懋以士行且捐俸置田以資貧乏于是多士顧化有至道之風丙戌轉湖廣左叅政督理糧餉公以積勞乞休蒙寬限調理始抵任公念宗祿日繁民重困乃條利弊十事上兩臺使者行之民力稍蘇戊子轉山西按察使備兵井陘再疏乞身改河南汝南道道故東鄰濠潁西接荆楚控帶數千里俗囂沓難治公簡戎旅蒐萑苻修荒政辯疑獄用以鎮服

而綏定之庚寅轉山東右布政公效平陽持大體不爲一切苛細自壬午更政諸浮沉外服者皆得不次擢公獨遲回十餘年始得內補辛卯轉大僕卿旋轉太常署國子監祭酒事明年充經筵講官未幾轉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已又晉禮部侍郎署部篆公疏請冊立不報明年春內傳三王並封公力陳非祖制不可事遂寢七月解部事教習庶吉士明年東宮出閣

上慎選官僚首擢公充侍班官時

上念蒙以養正責成殊切公于講臣進講後推廣其
意反復開陳務殫竭忠誠仰副

皇上之委任

皇儲亦虛已聽受無倦容已乃充 正史副總裁復

銓注吏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旋陞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上疏懇辭

上褒荅以學識純明行誼端恪不允初公侍 東宮

虔恭謹慎雅有常度 皇儲每改容起敬至是入辭

致勸勉數百言 皇儲首肯數四悵然目送久之公

念遭逢之偶矢心以效屬東封議起公疏倭夷叛服

不常難照朝鮮琉球例且關白海島屬夷未應王號

小西飛一介倭使豈擬陪臣宜于館處宴待令武臣

往使俱如議厥後正使潛逸物議沸騰

詔遣科臣往勘不即行公會議罷使停封為戰守計

議未就

上詰責科臣慢令暨兵禮兩部司屬褫職降罰有差

兩堂官奪俸公疏臣叨領禮官承 封典持議罪罹

誣誤即

陛下憐臣不加重劓臣何顏見被罪諸臣之纍纍就道乎請先罷斥臣宥科司諸臣已而諸司屬俱削籍乃屢疏懇休蒙 固留未遂去志卒之東封罷而本兵獄公亦何負于議也

上深拱大內公疏請

親郊廟勤 朝講正

儲位裁封章侃侃正論胥啓沃嘉猷更復疏乙未元旦當入覲之歲宜屆期 臨御俾外服諸臣雲集

闕下胥得一覲

天顏效

嵩祝皆不報是年知會試貢舉充廷試提調官 秦藩違例請封庶兄郡爵公不以

俞命已下執奏再三往在史局有概于靖難復辟事因修 正史遂請復建文年號纂少帝本紀修

景泰實錄大畧謂元史可修柰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之君可謚柰何削其號于本朝

景泰之位號可改柰何斬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可褒錄柰何遺棄其君令湮沒于百世之後情

詞婉痛

上覽奏報可公掌邦禮屬冊立久稽冠婚待舉公夙夜用疚于心丙申疏兩上丁酉再上大要謂長幼定序

皇上既已宣示臣民凡此大典宜從中斷且皇長子已歷年十六

祖宗朝未有愆期至是者惓惓懇懇不啻數千言讀之可涕也更聞抱病之夕猶燒燈三奏曰此請不得當以死爭之雖其時未卽施行迺

主器有歸國本終定公所爲感動多矣丙申

兩宮災明年三殿又災公兩陳修省疏唯是交神明定七噎通上下禁奢侈

皇上之所曠而未舉鬱而未暢者皆引之爲已辜猶冀肆赦宥求直言補缺員急行取罷稅礦以圖修省之實仍引古冊免大臣故事屢疏乞骸骨詞益剴切上溫旨固留公用是不敢固請以負

上優眷丁酉秋上二品考

賜羊酒鈔錠給誥命廕一子入成均配楊安人晉

封夫人贈兩代公念世受 國恩卽捐糜無以報
自是愈夙夜兢兢公自詞林迄正班八座亡論專職
罔敢怠其或兼膺

欽命如 冊封榮藩展書 經筵掌 制誥致祭

先師奉

孝安皇后塋 昭陵靡不恪共厥職求無負任使他
如條陳若請廣制額飭學政勅臣工舉皆經國先務
維風大原假令天祚老臣其弼亮之功何必減有周
五臣四臣時也公性孝友痛念王父母兩尊人祿不

逮養

上所賜若上尊珍味必荐乃敢嘗遇諱日輒泫然流
涕憲副公著有自省銘語皆格言公奉其手澤置之
座右弱弟失先公甫十齡公撫育成就靡不至及析
箸悉推故產以與之更分祿之餘以弘其親愛之念
公澹嗜寡營雖承世祿歷上卿而飯不厭脫粟衣不
厭布韋以是爲惜福持盈非飾也在 朝在里未嘗
以纖芥干人人亦無敢以私干者泊然如水門無雜
賓唯是族隣姻黨時周其急于心可以自盟而輿情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十九
難盡不難以身爲壑谷於我卒能謝喧阗定糾紛於
書無所不讀卽稗官野史方技諸家靡不包羅于胸
中於世務無所不悉凡山川險易閭閻利病錢谷兵
甲之虛實犁然若指諸掌爲文氣格宏偉務澤于大
雅無取鈎棘以爲奇奏議直輸忠款與感悟

上心見之于行事所著有雙栢堂稿行于世乃其生
平得力處學問之功爲多蓋早悟圖說于濂溪又侍
憲副公從鄒文莊公遊有契乎陽明增城二先生之
旨要以慎獨躬行爲宗故嘗語長公次公吾生平無

以過人第自信此心可對天日以故振鐸齊魯司辟
雍導庶常皆實學也語具見講業緒言中公尤精象
緯臨諱數日前問余曾有所見否公蓋疑文昌隱宿
于大臣不利然其時火犯井旁禮官當之公其孕星
精而誕降大光之夢不虛乎公生嘉靖甲午正月初
九迄卒歲丁酉享年六十有四娶楊氏庠生邦女後
公一年卒子二長茂桂官生娶游氏應天府尹季勳
女次茂槐庠生娶黃氏雅州知州虞臣女女一適新
建太常寺少卿魏良弼家孫庠生應極孫男四炳明

庠生娶李氏官生漢燧女炳哲庠生娶袁氏河南布政奎女炳睿聘黃氏鄉進士泰元女茂桂出炳文庠生娶熊氏吏科給事中鳴夏女繼娶袁氏庠生仕安女茂槐出孫女二自茂桂出者適熊鳴韶子庠生起雷自茂槐出者適蘇州知府李右諫子庠生子璜曾孫一基忠炳明出曾孫女二一出炳明一出炳文萬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公子奉公柩葬于邑之宣風鄉羅湖龍口首癸趾丁兆域悉如制嗟夫公往矣余據其大槩總之不肯古賢聖之學不愧古大臣之心次其所述不敢增飾若乃藜光噓照自有天祿老人在余何能爲公贊一辭也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奇余可謂為公贊一穎也

亦其淵源不類曾稱苦八蒸光烈照自育天籟人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

傳

侍御詹養貞先生傳

侍御詹公諱事講字明甫別號養貞吾郡鰲溪人先世徙自玉山玉山著鰲溪尤著代多名賢不可殫述至一真翁生罔卿公崇崇子五最少者為訥齋先生諱週官重慶教授鄉賢名宦俱俎豆之娶余孺人生子六侍御其季也公生有徵應英偉不凡訥齋先生心奇之謂此子當滋大于詹氏携之蜀郡齋中親自

督課過目成誦戲筆能文未冠補邑弟子員聲華籍
甚郡邑大夫率結爲知己懽公不借資有司人無敢
干以私者事繼母孝丁太孺人善病計終歲半在牀
褥間每邁疾公親供藥糜衣不解帶者月餘迨居官
猶然公性嗜學不自多其文藝嘗就鄒文莊公羅文
恭公羅近溪先生究慎獨致知之旨融通暢洽率稱
其學見本原呼爲老友云庚午以禮經魁鄉書力郤
邑中道里費及試歸且分餘資以食同儕遇盜者益
肆力于學結社于吉州盱江及邑之名勝從遊者日

衆已而登丁丑進士令宣城一以回民風端士習爲
已任凡所爲步禱返風以殄灾稜文田履畝以弭奸
胥培城建垣以固風氣類卓異有聲其最著者却京
闈房考不爲江陵私人地振沈太史于捐館後爲總
憲張公修墓舉祀斷還勅葬之塋棠陰遺愛俎豆無
窮時政績哀然首畿輔璽書徵召拜侍御史上封事
數十款當

上心悉見採納先是 國朝議從祀新建伯王公簡
討陳公布衣胡公未決公疏入 朝議始定視浙齟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政懲貪墨清竈丁巨姓有素擅私販者有司莫敢問
公一置之于法境內肅然旋以素望督學南畿公品
隲公明最稱得士乙未兩大魁皆昔所儲也時值凌
司馬豪奪庠生產毆之致死且并辱諸士在事者畏
莫敢發公毅然疏其狀于 朝罪坐不宥士氣藉以
振又建王心齋先生祠廣厲諸郡賢士一時士林有
寬明公勤信敏之歌稱爲名御史真文宗云亡何過
瘁成疾請告歸里公澹然罔營唯是講學延賢有以
自好怡如也病愈還 朝復以望督北畿學政戚畹

貂豎櫛次蝟集公持三尺惟虔無敢撓者屬星變公
力陳 主德時政之失言甚愷切已而巡撫李見羅
公以金騰破緬功爲臺臣摭誣

上震怒寘之重典公爲列功狀如指諸掌後竟獲輕
宥回天獨力公論壯之未幾丁太孺人卒公聞訃步
出 都門哀毀成疾甫小祥公亦疽發從遊地下矣
夫公之行已居官迹其大較洵所謂真以治身緒以
治天下者于鄉清學田濬墨池畫城壕徙橋梁其所
謂利濟尤宏辨陳友及堂兄誣撫伯父子歸從兄之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寓宛然相與同患之意他如刻樽齋魯公遺稿新介
菴謝公之祠祀紫崖曾公于鄉賢其懿德之好仰止
攸寄者歟公顛末備載汪司馬碑頌朱太史誌銘中
余不必纚纚數也獨念公之在余情意宛如家人至
其相成又儼然師友乃同官半載公卽棄余當先諸
公有言屬往返輿航更有入 直之役未暇摘詞今
在告始修缺事公之墓木拱矣余惟大丈夫戴園履
方在鄉鄉重在官官重豈徒據華撫之勢艷喧赫之
名惟有所藉以不朽乃足述哉若公之玄襟朗抱雅

操宏猷亶足光映前規佑啓來學沒且不朽其在茲
乎赤日黃冠之夢匪虛已知其嗣伯仲兩雍蜚聲如
叔如季又駸駸未艾胥公德所貽也昔人謂韋氏不
于其身于其子今公身之矣猶有令子不隕厥聲疇
謂韋氏爲足多云

饒太公傳

誥封中憲大夫饒太公以其子顯卽一門七業詎足
爲多且耆年碩德表範里閭不減彥方太丘也郡邑
大夫勸示周行不可得唯是賓請造廬始稍稍慰嚮

慕侍御玉城葉公太守太蒙王公慕其風而高之爲
顏其門曰德門孝友云余屬年家子與諸難次第官
都門諗公高義至悉謹括其槩以俟天祿老人編入
南州高士傳公諱裳字世垂別號及泉其先世由臨
川徙進賢界岡詳在郡志行狀中公爲尚章公次子
娶鄒恭人而生景曄廩生次景暘戊子舉人守澧洲
次景暉己丑進士叅藩于閩次景曜壬辰進士叅藩
于浙次景曄乙未進士官繕部郎次景暉邑庠生公
自幼穎敏舉止凝重有姑布子卿流占公標格神采

大奇之長能讀先人書至周程格言嘆分寧一簿與
崇政說書何足爲周程尊貶哀然儒宗惟道德有于
身因謝去制舉業惟行誼是務事兩尊人孝朝夕之
養必親尚章公捐館公哀毀骨立姜孺人病沾危公
不交睫解衣者五旬計窮焚香顙代夢黃衣人告母
壽期旦日姜甦果登九十如其言事伯兄恭甚凡事
先稟命分財多自損觴酒豆肉必與俱伯兄病革公
力疾頻起視比卒號慟幾絕課督諸嗣惓惓以做人
品爲第一義景曄氏學行並寂壬午幾得雋屬主者

欲有所私易寘乙榜公曰有命其安之已而諸君先後登科第公念弟兄師友實惟伯氏傷其無祿卽世凡一切歌權罷不設先是諸君廁諸生間旁有第者盛氣里中公處之晏然暨諸君繼起人窺公了無喜色乃竊嘆曰古所稱寵辱不驚蓋謂公矣景暉氏出守安漢時過里省覲公聞蜀方苦採伐且歲惡諄勉以宣德意保生靈竟恪奉公教有聲于官迨入覲歸子舍篋無長物獨以撫字方畧與所全活狀聞公大喜景曜景暉氏筮入官公念其職關生靈各遺書致

誠謂刑以例名例成而不變慎之慎之肆兩君明刑多所平反今游轉崇階于公之門日大公性方養介不可以私干先是乃翁丞寧鄉署篆豪家子罹辟橐百金求解于公公峻謝之有宗叟從旁慫恿公責以大義遂愧服不敢復言公言行中律不侵然諾辨黑白界甚嚴邑人引重如魯人必以柳下季爲信鄉有爭訟慮不直于公多愧解又甚坦夷無町畦城府卽諸嗣蟬聯循循如布衣日與里中父老班荆話舊如閑鶴浮鷗于于適也善容物卽有迂出片語遜謝其

人慚愧無地公承累簪纓後家故温以好行其德多
市義又絕不事生產貲稍減屬諸君祿入稍餘公益
急人之困自宗族及里閭待舉火者咸得濟人以此
爭德公年踰七十兢兢尺獲如曩時足跡不履公府
少喜毛詩雖老猶日手一編瞿然衛武公懿戒若以
其既耄不忘儆爲箴平生不苟言笑燕居兒僮亦以
莊見憚素强健亡恙勿遘疾延醫不効公語鄒恭人
惟曰令德不朽幸生平不愧此心爲無憾及恭人泣
然淚下以三子不獲侍爲歎公惟以事君忠蒞官敬

能上報

天子貽親不朽之名爲無憾翌日晡正襟端坐而終
年七十有四公以閩叅藩君貴先封承德郎工部都
水司主事累封中憲大夫四川順慶太守鄒恭人亦
以是偕封繼自今有引勿替所稱大年千載不虛云
吳子曰余觀八士顯周如伯仲叔季彬彬紀載意宇
宙太和洩爲人文猶未知其家教之何若今太公法
于身訓于庭佑啓諸賢令德業文章光顯于世豈獨
濟祥發粹已耶氣運人事醞釀使然公所爲延施閔

遠矣

鄧節婦傳

在會典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忘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免本家差役

今上御極之元年莆陽陳公應梅來蒞邑事首舉茲典邑耆老諸生暨縉紳先生上鄧氏節狀藩臬暨兩臺使者僉允所請疏奏

聖天子命下有司奉行惟恪風聲大樹余是時未及頌揚光義會服闋趨朝厥嗣汝楠命冢子庠生中

理以傳請余惟鄧氏之節下協鄉評上榮國典煌煌乎盛矣余多方于枝駢無爲也中理再拜稽首曰古之婦而節者固英爽不磨倘非天祿老人吹藜編傳亦無以照耀來世今公在詞垣實任之敢丐一言以爲嚆矢余惟命謹按行實爲之傳云孺人姓鄧諱姿秀父奇用孺人生而貞靜不苟言笑始髫時奇用爲譚古烈女事津津不置聽大奇之爲擇佳配得同里黃玉沆爲宜年十八而歸循循端謹雅稱婦道甫一期玉沆以力家心計過苦遂冒病不起顧謂孺人

曰吾蚤世子之齒未也奈何孺人撫床痛哭曰君言何二妾也妾所知旦夕相從地下耳未幾玉沆卒孺人臨柩哭慟屢至氣絕是時孤甫三月姑勸之曰死節與撫孤均難黃氏如綫之緒賴子之身子死孤無與保獨奈何不爲黃氏血食念乎于是乃強就饘粥得不死孺子始生而弱孺人日夜籲天焚香以告曰天將福祚黃氏吾與此子同生抑或厭棄吾安獨存也且內外強悍百計齟齬孺人恐不利于孺子時置諸抱乾濕與俱未幾舅姑繼亡兩喪并費孺人計業

產所入虛藉耳乃傾奩殯葬躬親織紡以佐歲時之乏每嘆曰夫環處而側目者願得孺子而甘心焉今幸孺子亡恙吾無家憂已而果克成豎大振前業卽素承父祖教者無或過之孺人乃爲娶婦得謝氏生孫中理孺人悉以家事委謝氏惟惓惓以撫孫爲任謝氏先倍孺人復續娶謝氏生中色孺人暇則供紡績如故人或諷之曰孺人當未定之天身且甘殉今孫子在列何自苦若是孺人曰吾自少孀足不履中庭久矣扃戶獨坐非女紅則精神怠吾樂此自不疲

茹荼攻苦艱關百試已而中理遊黌序中色入鄉校
曾孫曰純曰朴曰永壽森森庭階孺人殊慰喜謂得
藉此以報地下人不枉孀居四十餘年苦也今厭世
五年矣憶昔典舉之初孺人每謂家人曰吾守志爲
夫非爲名也以慟易榮益增予憾闔止之時有聞之
者公義益奮厥嗣意在顯揚未敢從命已而邑令公
偕縉紳諸生三老拜其閭孺人堅執不出曰吾稱未
亡人不見外人四十餘年矣奈何中理跪請曰縣大
夫之來也將 君命也 威顏咫尺敢不祇承孺人

乃始出拜逡巡若處子時觀者無不聳容卽玉沆亦
凜然生氣矣丁亥九月某日婺曜舍光孺人告殞距
始旌之日復享太平世十有六年天以完節付孺人
又且以完福畀孺人也吳子曰萬古大綱有三惟臣
與婦俱以節稱頌臣節所難從容尤甚慷慨孺人如
在丈夫中其從容就義者與今丈夫戴園履方試命
以婦人輒悻悻然怒而稍涉利害之衝不勝韋脂視
孺人有覩哉孺人冰霜節操皎然天日奚俟余之招
揭爲然猶纒纒然言者蓋欲愧天下之不如孺人者

鮑節婦傳

鮑節婦孺人者蘭谿令尹任公良貴妻也孺人年十六嬪于任期年而孀歷節四十餘年凜操若天植人稱爲鮑節婦云孺人父如川母許氏性幽靜不苟言笑始齠卽能遵姆訓母出亦出母入亦入許公爲授古烈女傳越宿猶能纒纒以誦許公心異之謂此女必克賢宗宜擇配已乃得任公歸之時年甫十六也衆以其爲富室女且配貴人恐不能婦事乃竟無不克者任太公每私相慶曰家以婦興政由內助余他

無所好唯是課子爲孜孜幸得明經登進士第吾有子矣今又有此婦相從其間吾可以晏然無憾任公拜令蘭谿蘭谿固稱劇邑卽晝庀事夜卽安尚不能無焦蒿之慮乃公有詩癖日則簿書夕則毫楮甚或研精構思終夜不寐孺人覺其精神疲且甚時從容諷之不聽已而二豎爲殃孺人知不可藥治每焚香夜禱請以身代不得孺人哭絕數四亟欲從遊地下遂不食時兄長公慰之曰婦道子道身在則然死節立孤兩云不易今任公厭世而以此桑榆尊人綫緒

遺孤寄汝煢煢之身假令爾死將任氏之鬼不食汝將何以報汝夫乎孺人始強就饘粥扶櫬西歸既抵家扁門自擔卽兄弟至戚不亟見迨生遺孤乃抱而泣于靈曰妾所以隱忍不死者爲任氏一塊肉耳今幸而產產且男是妾所以倚命此子而賢實爲君之慶不然亦爲君嗣君其徼天之祐以永爾血食俾妾亦得以乞靈于任氏而永世蒸嘗任公在官厲冰操卽服官三載家徒壁立時上有舅姑年俱餘七褰孺人竭力祇事冀得其懽心已而衰憊每籲天訴曰吾

夫蚤世願得我二人百年之身以暨此遺孤或者天其不厭棄于我則死者且瞑及逝諸凡棺衾窆窆靡不盡志盡禮卽子道猶難之人謂任氏有婦孝以節彰焉遺孤旣長孺人恐其以驕敗重傷父心乃遣就師傳授遺經嘗立之庭前謂汝父無祿卽世吾豈不爾愛第父以詩禮開家吾以苦節撫嗣縱不能效斷杼畫荻亦欲汝朝于賢而夕于聖汝其念之厥後遺孤補邑弟子員屢備荐棘院孺人亦無忘諄諄謂汝縱不念汝母祿養獨不念汝父蒸嘗乎遺孤聞言若

刺德業加進取科名如寄也居常不出戶無論婚姻
燕喜卽婦女歲時小集亦且逡巡則其他可知任公
同藉宦于吾省者聞孺人苦狀爲捐俸貲以遺孺人
乃訓遺孤曰諸君子惠顧兄弟之好以波及于未亡
人交際以道宜無不可受第汝小子而或以姓名通
于大官貴人是徼之也盍慎諸遺孤謝不敢孺人始
受先是流寇闖關隘卒至其鄉鄉之人携持間出孺
人徬徨伏道旁林中忽大霧盛作咫尺不辨乃獲免
時一二老嫗獲隨孺人亦幸庇亡恙人以爲天與其

節乃蒙陰相云今

天子特隆風化

詔督學使者廉忠孝節義以聞

用昭大典郡邑弟子員并鄉之父老交推孺人如出
一口孺人聞之哭謂遺孤曰汝父恪勤官職竟以勞
斃惟汝母知之獨奈何以汝父之死爲我地乎且吾
不死汝父蓋爲舅姑與汝計今舅姑已終汝亦且爲
人祖茲實可以足吾心而報爾父儻借公論乞榮名
不知我與汝父有幽憂非所以安我也善承厥志蓋
別有在焉于是遺孤俟之惟以孺人之節行屬傳于

不佞不佞躍而嘆曰夫婦人之以節著者代豈乏人
然或琴瑟久偕或堂構可恃以是而專一者多有之
孺人之婦任氏一歲耳遺孤在孕未知何若乃始也
不難以死徇旣也不難以苦守豈汝水羊城間獨完
光岳而特于孺人一見其奇耶亦其化栢舟之屬姆
教使然也大抵貞淑之行篤于性範于教定于公論
信于特筆總之不可偏廢余將丐天祿老人續入貞
烈傳中以垂不朽姑述其概以俟孺人名某出上麓
鮑氏生子一某娶某氏卽遺孤也某生子二某娶某

氏生孫二長某次某娶某氏生某自茲瓜瓞綿綿永
食孺人之報其亦永證于吾辭

黃孺人節孝傳

黃孺人者本陳鰲溟伯祖母也以其撫叔氏之孤寔
爲陳君父故陳君稱祖母云孺人諱仕故鰲溪世家
其父則文學見舉公也母 氏孺人性姿幽靜甫髫
時輒通孝經列女傳諸書大意見舉公爲擇配以陳
氏有世德又陳君曾祖介夫公蜚聲黌序且其孺人
視黃孺人爲外侄遂配其長子宗周公年十八歸焉

纔五年宗周公卒孺人初嬪克稱婦職事介夫公暨
姑盡其權已而付以內政諸所爲修饋祀閑內外罔
不犁然稱當屬宗周公督耕西疇雨雪不避孺人曰
君不念爾先世以詩書開家乎奈何瑣瑣效農家者
流也宗周公悟遂力舉子業孺人每以紡刺佐讀宗
周公學日駸駸時且目爲科名器介夫公亦私心獨
喜居亡何忽邁危疾孺人匍匐籲天請以身代乃天
不憖遺竟厄其數孺人痛哭幾絕者數四及至塋欲
自盡以殉賴姑泣救得不死厥後間有憐其韶華微

諷以改志孺人輒引大義峻謝之言者自失而去嗣
是秉家益嚴悉凡親屬婦女皆得以瞻顏色爲幸長
叔輔周公娶詹氏陳君祖父母也幼叔徽周娶李氏
胥孺人畢其婚內外雍肅毫無間言二叔亦以母道
事孺人宗周公卒四年介夫當領歲薦不幸無祿姑
痛絕僅遺息奄奄孺人內護姑恙外辦喪事無遺力
是年叔嬪詹氏亦捐世遺嗣象坤甫一季卽所云陳
君父者孺人痛其失所而鞠育之復續娶嬪劉氏越
二年輔周公亦卒當疾革囑孺人曰吾不能以老母

累吾嫂且又無若此孱然者劉有遺腹幸養之無問男女孺人技淚受託已而劉誕女爲擇乳母育之幼叔徽周亦隨喪後劉與李皆他適孺人獨老姑相對託孤在抱淚下潸然及至姑前又強顏寬之未幾姑終孺人痛絕不省者踰時已乃少甦復自念曰吾與姑相依爲命唯此陳氏一塊肉耳今姑亡孤將誰屬于是乃勉起襄大事時睥睨四起欲得孺子而甘心焉孺人無可奈何惟與孤短檠達旦呼天號苦而已凡孤飲食必親授年七歲遣就外傳暨十五歲爲納

婦婦于孺人爲外兄女孺人始稍稍用慰頤差糧爲戶首親屬同藉類竄匿爲奸孺人乃進孤而前曰爾祖賓興未仕吾豈不欲爾書香是紹柰三父蚤世家貲半疲于代納汝第游心丈冊令門戶克豎吾願足矣于是孺子始輟學然自是益卓卓振樹而鄉曲之譽日起孺人孀居三十年來足不踰閫外至事關大體往往以理事之故雖有侵凌不得肆婚喪疾苦問饋酬應卽疎逃無缺禮以故內外遠近咸以閫內誦義歲嘉靖丁酉季冬忽遘疾孺人病在彌留仰天而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嘆曰吾夫無子而有子未亡人無婦而有婦天未嘗
絕賢人後第今惟女孫二尚未見男柰何獨念吾爲
爾家艱辛一世天道鑒臨當必有大恢于陳氏姑善
侯之語畢而瞑歷年五十有三未幾果生孫嘉訓越
數年復生嘉言是爲陳君今筮令蕪湖云吳子曰以
余觀于黃孺人豈非無依而立無恃而存實然隻干
占無兩哉若令孺人立有依存有恃則其相存節孝
以相助而成何足以見孺人惟是徘徊四顧煢煢孑
立乃以一嫠婦蒙三世之苦挺六尺之孤又况有所

不可知不可必者竟以其身終始焉意者天完其植
以光延陳氏之緒不然何其迭履諸艱稍無幾微之
動若此也易稱介福受于王母陳君之發祥有自己
繼自今蒸嘗永奠振誥勿替胥孺人所貽也古制有
云潛德之報通于神明施之孫子其孺人之謂乎余
述其概以表閨彞樹闡鵠亦令觀風者有所採焉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云鬱鬱之辨亟于輒即賦之新于其齋人之器乎余
鬱自今蒸嘗亦真賦精於替齊齋人而韻也古賦亦
隨若此少是蘇介蘇受于王母刺母之發報亦自
以夫我刺凡之辭不然何其哉氣精賦辭無幾齋之
不何賦不可必替竟以其良絲故焉意昔天宗其賦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記

吳疎山先生清風祠記

嘗觀人文之精與扶輿之秀若相待然故生則寄跡
歿則栖真往來陟降恒于其所豈擇而取哉谿之疎
山北枕玉馬西抱靈谷南拱天堂諸山東繞盱江萬
派中峰峭立如鳳翔千仞龍潭在右變霧蒸雲固巋
然一大形勝也先是疎山先生肄業于其上遵養時
晦已而登進士第歷宦三十餘年或家居寄興輒于

疎山山靈假寵于先生久矣先生各宦有祀鄉賢有祀既已尸祝俎豆于賢人間然尚有咸秩而薦者郡大夫懼無以尊也乃進邑侯而謀之曰二曜不並出神龍不匹今朝稱四君子而先生居其一是先生郡之特人其人特其祀不特蒞茲土者謂何盍卜地而專祀之邑侯唯命乃聚邑之縉紳先生父老弟子員相與議地僉曰泰山表魯嶧山鎮鄒仰止在焉疎山固先生朝夕所爲游息者專祀請以茲地于是以山之一覽亭拓爲先生祠祠旣落成有司乃奉公主俎

豆其中祠有饗堂張而爲掖掖之下有房東西各一以貯祭器束而爲門門之外有旋廳氣象弘敞以隆廟貌是舉也卜址助貲則郡丞徐君某邑令陳君某允給祭田則巡撫劉公某亭名清風祠額崇賢則近溪羅師手筆諸美駢集炳炳鱗鱗亦旣足以馨明德矣惟是麗牲石未有辭仲子中書君敬以屬余余辱命其何敢以不敏辭顧先生令德粹猷飫鄉評而快朝望

先帝榮之屏麓范公狀之望湖吳公銘之至著矣茲

復掇拾其辭懼無當于金石請彙括其要竊聞先生當毓秀時疎山祥光鬱翠占氣者謂當有異人出已而先生應其會岐嶷穎敏弱歲能文贈君心竒之已而補弟子員厭一切剽掇徒弊精神遂慨然慕先正陸象山之學津津嚮往焉讀易山中玩爻象悟先天奧旨往來白鹿洞遍訪名賢一時理學如鄒東廓公羅念菴公陳明水公皆與之商密入微總之性靈爲宗倫理爲要潛思實踐爲功以故薦心齋封義陵表章古文孝經益已卓然爲斯道主盟矣跡其宦迹所

經如邑理循良臺端正色非不爛然可述然在先生直餘緒耳至若權相在握不激不徐退屏巖穴二十餘年而政府不入一字樂道娛親屢薦不起權相亦爲愧赧終不敢以恩先生厥後部院交推郡邑勸駕一歲三遷歷任司寇守道守官宛然如昨卽樞要不得而撓焉此其出處之大致也由斯提衡理學則渾融無迹而不兢門戶事功則冲漠自潛而不尚作爲節義則夷猶順應而不事凌厲真足以鏡先生云歿之日人之哀慕歛歆無間 朝野久而愈思思而愈

崇非善建善抱能然哉君子謂盛德者必百世祀則
疎山且與泰嶽嶧山俱永矣予生先生後不獲待辟
叫之詔猶幸廁一言于廟祀俾余小子亦藉以不朽
倘亦吾道未喪而後死者得與于斯乎願自附于門
牆敬貞銘于巖巖其辭曰疎山律率稟靈匡嶽誕育
先生渾然良璞靡投于好與古爲徒疑疑郁郁如鳳
栖梧景行先哲象山仰止云誰則友名賢是比玩爰
觀象悟氣先天古文表章聖經爛然亦旣騫騰匪遁
于野淡漠素風穆如大雅絃歌兩邑茂著循良臺端

亢亮處士斯揚載封義陵追宗大始諸所石畫班班
足紀綽乎遊刃節錯根盤中流砥柱障彼狂瀾世方
倚重權相在握燭幾勇退吾道自樂屢官不就養志
娛親權幸旣伏交推名臣七日舊臺四夷旋督游登
司寇簡孚疑獄長我 王國天下持平遽訪七聖命
駕襄城

先皇用悼祭塋殊錫君子適聲遐邇仰觀峩峩碩望
廟祀特崇旣基且定維侯之功何以薦之曰簋曰簠
何以效之是規是矩明德百世於誕厥祥冠裳濟濟

得全全昌山以永存魯岱鄒嶧血食綿綿貢茲玄石
閔使君蕪關德政記

國家權關稅以資經費唯是邦之正供不無蠲逋羸
縮之異則亦惟通商裕 國藉以佐茲庶其有以紓
民匪徒抑商也漢臣之計國也曰不加賦而用饒有
如關稅似非加賦胡我 朝以利而漢以弊也彼惟
心計之臣是信是使何如委重于清曹且漢武征權
幾于無度未有兢兢成額若斯之盛者然而今亦難
言矣法以常存而權以時濟夫非冲襟雅操朗識通

材難以冀也閔使君之在蕪關蓋稱是云夫蕪城居
三輔之首雜五方之衆川襄之華輅梓榎沿江而下
兼化居懋遷舉灌注于其地固江關一都會也歲額
稅三萬有奇卽勢難取盈亦不至甚相上下其欲令
國課商緡兩不受病鮮矣矧

皇上神明獨運計一切權宜稅使紛集趾錯肩摩稍
抑則虞狐社倘徇莫厭虎耽茲亦難已閔使君廉能
特簡蒞茲甫期年 國稅無虧商賈見德是遵何道
而兼濟若是哉蓋君明不事乎微訐而緣公以生威

不假乎凌厲而緣靡以生恩不市乎沾煦而緣法以生徃江簿舊制規濶狹不規長短厥後豪商首弊君燭其奸毫無改于其舊曰孰是制也可令更爲曩者臨江役如蝟集公獨念商以給公至豈其惠此奸胥于是峻其禁令以絕之曰孰非生也可令浚爲市井亡賴輒蒙皮以自恣君設巡江上造船別服令無敢矯詐曰孰茲役也可令冒爲稅使縱橫貪噬其素態亦惟茲爪牙是恃君廉知一二胥械繫而重懲之令其俛首戢志罔敢鴟張曰孰是虐也可令助爲曩者

微細之利槩蠲以予商乃此放彼收股削尤甚君程以關法稍取者十之一盡蠲者十之九總之權以覆庇而後不著例曰孰是任也可令分爲余惟天下之利不能兩在天下之勢不可偏重先是關稅承簡命而來臨者何啻一人公忠清正之屬人亦有去而思慕者第其時得一意直行曾無竄跂之慮不謂大難獨居處此際非損上益下之會且汲汲焉焚林竭澤之靡頤迺竟能以制爲制俾商賈顯被其恩以不制爲制俾商賈陰荷其賜究乃 國家尚亦有利

洵所稱冲襟雅操朗識通材也者不然夫豈不知繭
系之爲能斧膏之爲患也而所持若此其度越尋常
遠矣寧讓甘棠垂蔭寄人心之思慕無已時哉余聞
之喜可知也會請告南旋舟泊蕪陰諸商衆知君在
余有通家誼相屬以善政來告且祈一言以志去思
余觀君政蚤譽大濟時艱計他日在事凡所投遺無
一足爲君難寔權輿于此余之喜又可知也敬次其
語登之貞珉余言靡誣如證左券君諱夢得字翁次
別號昭余萬曆戊戌進士浙江湖州府烏城縣人

北城黃氏祠堂記

黃氏自臨汝雲山徙邑之北者遂以門戶甲枌榆爲
寶唐世家少二公實爲始祖生六二公公子三長仲
芳仲華次之仲才又次之合之則大宗磐固祈之則
三宗鼎立赫赫乎盛矣仲芳子姓聚而謀曰吾祖以
冢嗣開家吾派以宗子紹緒不特廟以祀將孝享謂
何爰卜北門內地修三十餘丈廣半之巴山當其面
桂林枕其背城堞綿其右縣治亘其左環而居者則
黃之子姓在焉以妥先靈以昭時薦莫宜于此于是

物方底法鳩工聚材建寢室為三楹中崇主櫝其左右則衣冠祭器藏也峙而前為堂又峙而前為廳其為楹各五翼而張為廊東以中門三列之東西為房各一又翼而張為廊東以前門楹仍五祠之左則為省牲房為饌房為書舍為義倉護以喬木通之周衢衢之外為屏屏之後為園皆為祠先設也是役也丙戌基之丁亥定之長者董成少者趨事計買基築構之費不下二千金越三年功竣宗之父老偕其子弟徵余言以垂不朽余惟茲舉夫豈獨奕舄廟貌已哉

主不虛設器不虛陳祭死以誠教生以孝道固無二爾今觀其寢廟肅如也森如也孝子慈孫凜然祖考之予願著存其在斯乎升其堂窿如也豁如也宗黨咸在而燕毛旅解彬彬乎大族之風焉望其門墻翼翼如也鱗鱗如也固所繇趨庭步武者歟學舍有建令英才樂育冠蓋相望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豈虛言哉義倉有立則緩急相濟君子且以是知黃氏之子孫世世無恙也牲饌有所則血食不替護圍鞏固則本根不拔綿綿乎瓜瓞之衍也宗之庇也力是

數者其亦可以亢宗而保世矣願宗族本一氣耳敬宗則宜恤族恤族則宗廟愈嚴今之計丁而出力也皆祖宗遺體也計戶而出費也皆祖宗餘慶也計賢而任事也皆祖宗餘教也倘能毋以勢抗毋以厚擅長幼尊卑不一其分而要之乎敬讓士農工賈不一其業而要之乎賢良則仲芳公之後且駸駸乎顯祖矣詎待祖顯哉以似以續永世于茲在所貽何若耳諸君再拜謝曰君之言及此也是先子之光舉宗之德也請紀之以比家訓遂勒諸貞珉之上

重修大佛寺記

粵自葱嶺延施爭看一葦之渡閩浮廣演遂爲隻履之歸因而各各傳宗花開五葉誰識人人自性葉落歸根聲音色相難求地水火風皆幻休言淨土絕無中國等差乃別頓于漸羊車則目爲下乘鹿車則目爲中乘牛車則目爲上乘漫說西來不識東方文字乃以鼻爲嗅論語知爲是非之書春秋知爲血腥之書易經知爲天命之書豈非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此心此理同始益信夫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無人

無我相如來爲大事出世衆生緣妄想輪迴徒處生死流失却滄珠獨耀未登涅槃岸罔窺桂魄孤清眩真妄于空華四果難證展迷悟于二月十地奚超嗚呼非水無波因真起妄卽燈是火不悟則迷誠欲了妄成真轉迷爲悟則夫趺跏大士之說法高足弟子之頂禮非祇園之精舍其何以聚非居士之擅施其何以給哉古刹之建有自來矣邑有大佛寺唐之光度寺也初有道者誦法華經于其處忽一老叟自稱神人乞輟誦假道是夕雷雨大作詰旦視之良木如

山矣遂建招提繪佛像道者歿而塔其傍宋祥符間塔見七蓮花事聞于上賜今額內析六院中曰報恩左曰羅漢天王右曰地藏泗洲澄心建炎庚戌冬扈從孟太后後軍將王世雄至吉而潰以兵犯崇仁火其寺僅存瑞像原雲堂所懸吳太和甲午鑄鐘得之灰燼中未毀邑人羅石莊居士偕妻若子前後成之莊嚴列像六院森羅建州別駕趙公勛之紀其事至元壬辰復燬于鄉寇僅存佛殿舊六院頽者過半國朝洪武間僧慧達等慨然有修復之志乃廣募緣

購材庚辰八月建正殿三楹翼以夾室束以山門塑佛之像五羅漢之像十有八邑侯時公季照爲之記嘉靖初僧明亮復爲恢剏萬曆戊子屬歲荒僧衆星散殿宇傾圯諸所空地先已掬爲蔬圃茲復侵入民居賴善士袁愈勝召僧住持募化取贖天王院基及前後圃地更取證于邑乘清山門丈尺藉官斷而始定是役也經始于辛卯以迄于己酉拮据且十九年矣其間正殿之修葺後殿及關廟之鼎建山門峙立并塑金剛二座茲豈一人一手之力一朝一夕之故

哉計費金錢已不下三百有奇復剏報恩殿于前且于左偏空地爲兩堂以寓游客其功何鉅規畫何周也輪奐繩繩行且未艾第寺後原爲河濱律以何尚書別墅塌在河中兼之嘉靖兵燹後又築城垣其額址難載而亦不必載卽今之四砌自可爲定耳住持僧廣勝卽前所稱袁愈勝也此僧堅持梵力廣布福田大衆皈依當作何念應知天地生成別有陶鑄之力父母胎育不爲血肉之軀姑順因緣且隨根器怕罹苦海證業障以消除欲覓菩提存相好而興起種

豆得豆由來植福觀因居塵出塵亡論頭陀有髮若
乃寂滅亦滅直入慧門法空俱空密歸真諦阿羅漢
靈合虛谷大比丘叩發洪鍾如是我聞當爲汝說

重建泗洲寺記

夫南瞻部州總在蓋輿之內浮提世界豈殊淨樂之
邦自白馬擁馱西來特揭不生不滅由黃孟叅禪個
裏始知非色非空顧佛法之傳雖云肇漢而恒性之
稟蓋已先天正身依身報身地水火風中創茲名目
真諦俗諦中諦夢幻泡影內立此標題無生如如猥

以無明突出當下了了却因當處成迷有聞無聞聆
聲響雲堂便可覓夫聞性是見非見據青標月指徒
終眩于見塵英雄自主張慈航風順明師須劈破法
劍霜寒則夫大法王欲登蓮座泗洲古刹是亦舍衛
祇園高弟子希證菩提法堂琪樹能無藉于衣鉢檀
施者哉唐之貞觀中此寺始剏固五乘之分派大佛
寺六院之一也迤廢邇興莫可考據爰自隆萬以來
傾圮蔓蕪幾不免榭爲荒土時同志諸君與余講學
于寶唐書院念此寺介在市心各居相近可以時相

密證思延高僧住持而難其人時有楚僧真慧住錫于鰲溪寶塔寺蓋真修禪定者也相與肅書往迎果偕其師弟真善輩至至則交艾蔓蕪補苴罅漏規模稍具已乃鑰一室爲壁觀誦諸妙品客至啓小牖晤談亡論舊學初機靡不聳聽諸居士乃相與結社寺中約日而聚得聞所未聞因嘆叢林精舍豈宜坐見其榛蕪僧真慧慨然以恢復爲已任諸君隨力倡義遂以改剏事聞于邑侯盧公奎陳公仲麟前後各給緣簿贊成之不旬時而應者如響自是金粟麟集

工役肇興先是寺基半侵入于民居衆念清此無難真慧乃曰本欲修勝業而反以增惡業無爲也不如取諸衆緣以市之爲便縱計三丈五尺橫四倍有奇基稍改闢乃撤舊建新高廣視前有加中嚴寶座旁列諸天左右開小方丈翼以迴廊東以三門額勝功德林門之前蔽以長垣旋而左則豎坊表額四州禪寺殿後爲觀音閣中貯藥師燈藏東則關房如故西則增置僧舍暨庖湏具焉是役也經始于乙巳季冬落成于丁未孟秋度財用之費若干金藉衆信之助

若干人維時學博士王君繼文鄉紳先大夫雅慕真僧之超悟時相過從視此地若寶樹香城然者嗚呼三明未耀難通一切之心十地欲超必須諸漏之盡余嘗蔽珠衣而迴向捨貝葉之唾餘乃作偈言俾永貞石性體如如無來無往號曰如來聊祛妄想妄從何起波生于水不作波想妄于何所波既不生水亦不立若還見水依然妄執卽真別妄真妄并妄如風火輪展轉業障佛憫衆生說法自性汗泥蓮花無垢無淨不卽不離垢淨雙遣遣無所遣歸真寂滅滅無

所滅寂滅亦滅撒手懸崖名真解脫如是我聞是乃佛說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謝籍

視如珠如亦如燼手纒皇各真翰與吹長亦聞長八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張洪陽先生文

於惟先生鍾斗牛之閔精負朝野之重望苟可爲國
無愛於髮膚如遇同心恒傾乎肺腑洵上臣之極則
元老之宏摹也計當年東山之適何減謝傳

帝心簡在特召綸扉爰自壬辰以迄于戊戌正值多
事之候其所爲日任之重凡元輔之遜而不敢當者
惟先生是賴人方謂邦之榮懷惟一人之慶乃竟弗

克終太平之業豈非天哉先生歸林下十有三年矣
四明山陰動以先生爲鑒歸德不然而歸德亦去夫
人臣遇合不可知所可知者惟引君當道以靖獻此
心耳使有如先生之重國本軫民生嚴邊功峻試典
何至儲官之出講南北大小諸臣交章不下乃知羽
翼成功商山之策善也何至鑛稅之旁午竭澤焚林
無有休息乃知江河一決涓涓之塞難也何至播滇
興師百萬始克底定乃知倭奴克戰帷幄之謀勝也
何至文體之怪誕至厯聖問乃知西崑體變苗軋之

習懲也先生在當日固不能以此盡悅于人及今而
思先生之所爲潛移而默奪者功非小補已余獨有
感于先生之時無論其時未可以黑白太分即使可
分亦至泰而止若進而大壯進而夬則一陰潛萌爲
垢不至于剝不已余梓枌後進無能少佐下風夙有
所懷冀洛陽再相方以此言進今先生已矣夫復何
言聊抒此以將芻束用表幽冥之中不敢有負耳尚
饗

祭莊冲虛年丈文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嗚呼仁兄今生已矣夫天損人益兩有所受斯人道
陰陽兩有所患今兄一無所受而其年又未可以歸
真時也適觀化而化及是孰爲之患哉悠悠蒼天不
可致詰倉聞凶問實疚此心弟輩竊嘗觀兄冲襟勁
節邃抱宏猷宛如萬斛之舟連牛之寶輒私相期曰
當他日而名世乎黃閣台鼎之任必莊兄也已又觀
兄淨几佛書爐香花塢宛如維摩之室化人之官輒
私相嘆曰當百年而厭世乎丹臺玉籍之侶必莊兄
也乃兄未展名世之業遽爲厭世之遊緬想兄邸寓

時感時事之日非屢有幡然移疾之意會太公病聞
而以歸省行意見瞑日時必如呂獻可念天下事尚
可爲惜無君實相與對語耳嗚呼正人君子之出處
尚關氣運何況存亡頤泡影終盡薪火遞傳造物自
然之理亦人生必有之數夫復何疑哉衡雲變色湘
水增波束芻遙奠日極長天百年泉下冀盡交期聊
以此爲兄慰

祭謝山紫文

嗚呼山紫當君登第之年拜官刑曹司寇董公語余

謂君之博學宏詞本金閨玉筍之彥今屈以金科玉律之署恐非其好余不謂然夫書稱祥刑必曰哲人天牧哲人天牧非明清弗任何必減金閨玉筍爲也已而君蹇諤直言軫宗廟社稷之長慮致干

聖怒幾于不測司寇公又語余若謂君不安于此而發于彼余不謂然夫臯陶非士乎職在明允亦以昌言而勤禹拜焉知君非士師意也司寇公嘆曰允若茲則在官而朝廷有人在鄉而梓枌有人亦吾之光也君徙倚東山由由于于若與世相忘乃天下不能

忘君而起廢之疏無月不上無疏不首君名賜環有期卽崇階峻秩旦夕可至乃造物悠悠竟不少緩須臾而令君賫志以歿豈其身後名將以阨窮而益顯耶垂名青史增重羊城愈信夫賢者之可必而天之終定也靈晶縹緲不可度思抒我哀悰聊申薄奠

祭誥封太宜人馮年伯母文

夫死生大矣乃其理如晝之必夜春之必冬逝水長川何必永嘆唯是閨閣貞媛永宗祀于如綫撫藐孤于三尺光昭婦鵠能與臣忠子孝鼎立于天地間自

栢舟而外不多見安得不于死生之際爲貞母一長
哭也年伯母劉太夫人貞靜幽閒壹稟珩璜之度淑
慎溫惠祇承錡釜之規蓋自奉訓衿輦以歸我年伯
贈君孝廉公諸所爲黽勉拮据卽遠在京華能令贈
君之甘旨承歡常依依如膝下梓枌姻婭趾相踵于
都門太夫人不難解佩以佐延賓令贈君能以篤誼
好賢著倘遂偕老之願則所爲綦縞從官何必多讓
無奈贈君厭世竟以五歲之孤付太夫人時泣血摯
心欲殉地下外氏護持得以不死已又號天而泣曰

余不忍死以稱未亡人爲馮氏一塊肉耳乃屏鉛華
茹荼苦以矢所天寡母孤兒形影相吊幸官庶稍長
朝于師而夕于母太夫人丙夜課讀燈花夜雨獨照
苦心則又進官庶而前曰兒忘爾父之賞志以歿乎
未竟之業責在孺子矣勉之無負汝母當年未殉初
心也巳而官庶空冀野官詞林歷階官采侍 儲官
講幄數年太夫人綸綍之褒且三膺矣人皆以爲太
夫人可藉以用慰余獨念此無非太夫人感慨時官
庶每言及太夫人孀居事輒盈盈淚數行下意在成

子以報贈君今得全全歸與贈君爲仙圃長春遊必
曰閨中人今白頭矣君之子今躋官官庶爲

皇太子師臣矣君之孫今且炳炳麟麟玉樹庭階矣
凡生平游歷之艱危屢膺之榮寵恨贈君之不及見
者今始灑然若脫以用慰夫旣慰矣則何以慟爲哉
獨惜夫官庶之孝養不能得于贈君猶獲寄于貞母
一旦永訣不勝其終天之慕也又惜夫余時聞太夫
人之肅肅善則嗃嗃閑家卽官庶至今猶然稟承爲
兢兢安忍母儀不遐齡永享而遽別人間世也嗚呼

痛哉太夫人靈晶燭燭其必曰某來將必與官庶相
昕夕猶如太夫人稱未亡人時庶其鑒微衷之怛怛
而不我吐棄

吳文恪公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吳文恪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